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

The Oral History About Chinese Cinema

主编 陈墨

胡健 访谈录

本卷主编

边静

采访人 | 陈墨 受访人 | 胡健

胡健先生在电影发行行业工作了整整40年（1952—1993），且担任中国电影公司总经理10年（1983—1993）之久。在这一重要岗位上，胡先生领导中影公司改革开放，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他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

The Oral History About Chinese Cinema

主编 陈墨

胡健 访谈录

本卷主编

边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健访谈录 / 边静编.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4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 / 陈墨主编)

ISBN 978-7-106-04123-6

I. ① 胡… II. ① 边… III. ① 胡健—访问记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60319号

责任编辑: 卢红丹

封面设计: 品 序

版式设计: 品 序

责任校对: 孙 健

责任印刷: 张玉民

胡健访谈录

陈墨 主 编

边静 分册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 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 22.75 字数 / 4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123-6 / K · 0177

定 价 60.00元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

编纂指导组成员

边 静 陈 墨 皇甫宜川 黎 煜

李 镇 吴 迪（启之） 张 锦 周 夏

特别鸣谢

傅红星 阎晓明 饶曙光 陆弘石 张建勇

序

■ 陈 墨

一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电影频道合作的，以采访和记录老一代中国电影人生平经历并作档案收藏为目的大型采访工程。该项目于2007年正式启动，2008年全面展开，至2010年为采访工程的第一阶段；2011年起为采访工程的第二阶段。做口述历史，我们是后来者，其便利条件是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汲取先驱者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比较顺利、有效，且有一点特色。

我们的项目名称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而不是“电影口述史”。作为电影资料馆人，我们做口述历史采访的目标，是要作为档案收集，让受访人做生平讲述，包括其电影从业经历、社会人生经历、个人生活与心灵成长经历三个向度，建立电影专业史、中国社会史、个人心灵史三者合一信息档案。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采集电影人记忆档案，固然是留赠后人，也应尽可能服务于当下。为此，我们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合作，申请到国家出

版基金资助，将陆续出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30卷。我们采取了四种分卷形式，即：单人卷、单位卷（多人）、专业卷（多人）、专题卷（多人），目的是在深度与广度、丰富性与多样性之间获得平衡。

二

口述历史采访及其录音抄本的编纂，依据不同的目标，自有不同的重点、方法与形式。“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编纂，在篇幅允许的前提下，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录音编纂抄本能展现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受访人电影从业史及与电影相关内容。二是政治运动经历及社会环境变迁的情况，由此展现电影人在怎样的环境中工作，以便理解他们为何及如何工作。三是个人生活史，是社会史的资料。四是个人心灵史或个性成长史，看社会环境如何塑造个人，及个人如何与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互动。五是在确保对话信息清晰可感的前提下，不仅展现受访人“说什么”，也尽可能保留其“怎么说”，尽量保持口述历史采访的现场感及对话者的个性言语特征。在实际编选过程中，会因为采访方式、资料丰欠、编选方法、篇幅容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变体形式。

这套书有须共同遵守的编辑体例。具体如，1、每个访谈都必须有一些常规项目，例如采访人、受访人、摄像师姓名，采访时间、采访地点等。2、保留采访人和受访人对话问答形式。3、编纂抄本必须以原始抄本为依据，如有修订必须用括号标示。4、编者可以作必要删减，但须保持对话语意完整性。5、尽可能保持受访人说话的言语特点。6、编者应针对访谈录中须加解释说明的地方作出注释。7、每个访谈录后面都必须有《采访人手记》，提供必要的工作说明。8、每册书后，须有分册主编的《编后记》，说明其编选方法及理由。

除上述必须遵守的基本体例之外，在编选理念、编辑方法、技术技巧等方面，我们鼓励分册主编按照自己的思考和认知进行探索和创新。

这套书采取分册主编负责制度。分册主编人选，大都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作团队成员，包括张锦研究员、李镇副研究员、黎煜博士、边静博士、周夏博士、黄德泉副研究员、蒙丽静博士、李相先生、王霞女士、彭琨女士、苗禾女士和我本人。我们还聘请了张震钦研究员、刘桂清编审等资深专家，孙劲松副研究馆员及《当代电影》编辑檀秋文等担任分册主编。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和出版，首先应该感谢授权我们出版其访谈录的所有前辈电影人！

我们曾得到过程季华、罗艺军、李少白、马德波、孟犁野、戴光晰等学界前辈，北京电影学院郑洞天教授、陈山教授、钟大丰教授，复旦大学周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胡克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平研究员，北京大学李道新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李亦中教授，西南大学虞吉教授，电影史家翟建农先生，山西社科院丁东研究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邢小群教授等人的帮助和指导，在此向诸位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要感谢电影频道慷慨资助；要感谢阎晓明先生、陆弘石先生！

感谢中国电影资料馆前任馆长傅红星、前副馆长饶曙光、前代理馆长张建勇及现任馆长孙向辉！感谢倡议者和领导者皇甫宜川研究员！感谢最先探索者启之研究员！感谢李迅研究员、李一鸣研究员、单万里研究员！感谢中国电影资料馆办公室、离退休干部处、财务处所有支持和帮助过口述历史工作的同事们！

感谢所有担任过“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摄像、录音工作的在读或已毕业的、本中心及外校研究生同学们！

最后，要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感谢类成云、曹茜、秦赞，和已经去世的副总编辑尹宁安先生！感谢胡子光、宋岱两任社长！感谢所有为之付出的人！

目 录

序	陈 墨 / 1
第一章 家庭、童年（1933-1946）	003
一、我哥哥和另外几个学生跑了	004
二、小学我受的是奴化教育	012
第二章 中学、参加革命（1947-1950）	016
一、夜里真有打黑枪的	017
二、称呼我老师，我就很不好意思	020
第三章 东北“鲁艺”学院和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 学习和演出生活（1950-1952）	025
一、在“鲁艺”我正规学习了一年	025
二、我那时候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027
三、我觉得搞形象思维的人是有一些特性的	030
四、进入电影圈纯属偶然，而且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032
第四章 初入电影圈、中影公司〈上〉（1953-1956）	035
一、宣传科那些事儿	035
二、一下子把我调到中影公司山西办事处	036
三、负责东北训练班的王辉把我调去当辅导员了	039
四、我在“鲁艺”时写了入党申请书	043

五、当时我们还编小人书	044
第五章 “反右派”、下放劳动、“反右倾”（1957-1959）...	046
一、“反右派”斗争对我来说是一次教育	046
二、既然是中央号召下放，我认为是好的	048
三、我最大的想不通在这里	053
四、真正跟贫下中农一起了	056
五、电影海报出来就不得了了	059
第六章 中影公司〈中〉、涉足影片进出口（1960-1963）...	063
一、文化学院的电影班	064
二、我的事就被甄别了，平反了	068
三、1962年解决了大问题	070
四、我们选片人总有这个思想：想成全一部影片	074
五、冻透了，饿透了，我坚持下来了	079
第七章 常驻国外（1963-1966）	081
一、先从新闻素材交换打通这个路	082
二、从机场传出消息，改变了	086
三、不能固守书本上讲的，你要重新认识世界	090
第八章 “文革”开始（1966-1973）	097
一、文化系统是这么形成了两派	099
二、大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	101
三、说我是“5·16”嫌疑分子，必须下去	104
四、负责清理阶级队伍和落实政策	107
五、有条件走的你就走吧	114
六、在这么一个思想状态当中度过了干校这三年	118
第九章 文物出版社（1973-1978）	123
一、南辕北辙的两个事，我很不习惯	123
二、革命文物就在夹缝中生存了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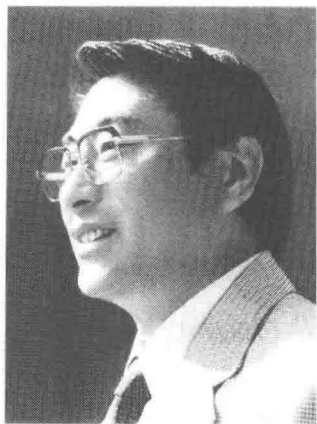
三、这是一个真实的我	131
四、他走了不知道多少圈	135
 第十章 中影公司〈下〉（1978-1993）	140
一、中影公司性质与任务（兼谈与省市公司关系）	141
二、中影公司与制片厂经济关系的调整	147
三、电视与录像对电影的冲击及关系的调整	156
四、中影公司内部机构改革和干部选拔	160
五、“改造城市影院”发展战略的提出	164
六、创建合作制片	174
七、“走出去、请进来”加强电影国际交流	183
八、艰难“转身”	213
 第十一章 一年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225
 第十二章 反思	230
一、安居与乐业	230
二、选拔使用年轻干部的成与败	233
三、影视合并的得与失	241
四、对中国电影本性的再认识	248
 第十三章 对历届领导的回忆	250
 第十四章 老友篇	261
一、夏公曾经给德间题字：“豪杰”	261
二、他说不用再看，就哭了	268
三、始终觉得我的血里流着成吉思汗的血液	274
四、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276
五、到现在还是坚持拿中国护照	283
六、谢晋，算你有办法	291
七、把他称为国宝级的导演	303
八、当年的大嗓门现在居然就是一种无可奈何	307

九、搞了成名作品也不趾高气扬	311
十、别搞出零拷贝这种事	313
十一、好像还不失他文雅的风度	316
 第十五章 结语	 320
一、很简单，就是为人民服务	321
二、后人容易否定前人就是缺少一种历史观	322
三、反正基本还算平平安安、幸福	324
 【采访手记】	 331
 附录1 怀念胡健先生	 335
 附录2 胡健先生：一个真正的人	 339
 【编后记】	 344

胡健访谈录

采访	陈 墨
摄像	王家祥
采访时间	2008年11月-12月、2009年2月-3月
采访时长	56小时
采访地点	北京·胡健家中
文字整理	边 静

【受访人简介】



胡 健

胡健（1933年3月9日至2009年6月29日），男，原籍山东黄县蔄姆岛村，1933年全家迁往哈尔滨市。曾就读于沈阳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先后在沈阳东北“鲁艺”、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音乐工作团工作。1952年步入电影行业，在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工作，1954年调入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总公司。“文革”中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3年调入文物出版社工作。1978年初回到中影公司，先后担任输出输入处处长、中影公司副经理，在1983-1993年十年间担任中影公司总经理，1993年退休。曾任第5届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首届学术委员，《中国电影年鉴》编委会委员，中国电影第9届、第11届金鸡奖评委，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副会长等职。论著有《评歌剧〈董存瑞〉兼论歌剧民族化》、《回顾与展望》、《电影发行放映事业要在竞争中发展》、《体制改革与对外宣传》等。

第一章 家庭、童年（1933-1946）

陈墨（以下简称陈）：感谢您接受采访。您曾是中国电影行业50万发行大军的领导人，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半壁江山的统帅，采访您的意义就不用说了，请从您的经历开始说起。

胡健（以下简称胡）：你的采访提纲拟得很详细。我根据你的提纲，结合我叙述问题的方便，我想从小时候说起。

1933年我出生在山东省黄县蔄姆岛村，黄县现在成了龙口市。蔄姆岛村在一个半岛上，胶东半岛伸到海里的一个小的半岛。这个岛上的人主要以打鱼为生，也搞一点农业。因为岛上土地质量比较差，沙地较多，所以主要是种一些花生、薯类的，粮食不怎么长。这个岛上的人都姓胡，据说是明朝名将胡大海的后人，^①传说胡大海当年为了躲避朝廷的祸害，把母亲寄养在这个岛上，所以叫蔄姆岛（也有人称寄母岛）。退休之前，因为在山东开会我回去过一次；退休以后，我又回去过一次。那个岛上都姓胡，听说还搞了一个胡大海的家谱，供在那儿。

陈：从胡大海开始？

胡：对，但是我没有看到。现在岛上很好，盖了宾馆。凡是在家谱上的人，回去都免费吃喝。我回去的时候看到了胡大海的塑像。

我父亲这一代有兄弟三个，我父亲排行老二。三个人现在都不在了，其中一个打鱼时死在海里。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气象预报，渔民凭经验看天，遇上台风整只渔船就葬身海底了。

我父亲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后来随着家乡人闯关东，学做生意，到了海参崴，所以他就幸免葬身鱼腹。我1933年出生在蔄姆岛，满月以后，我母亲带着我到东北找我父亲，这样我们就定居在哈尔滨了。怎么从海参崴到哈尔滨，我就不清楚了。

后来我父亲跟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店，专门卖装修油漆。后来听我母亲说，好像因为我父亲能写能算，在海参崴学了一口俄语，所以这个店的投

^① 胡大海：生卒年大约为1306-1362年，明朝开国名将之一。今山东青岛、潍坊、烟台、威海的胡氏家族一般认为自己是胡大海的后人。现蔄姆岛上建有胡大海广场。

资中他大概是人身股，（即）以技术入股，（按）现在话来说他是执行经理人，那时候叫掌柜的。店的股东不常来，就是他天天在店里，带着三四个店员经营。他是1973年病逝的。

陈：新中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以后还有那个店吗？

胡：后来公私合营了，后面再说这个。他是1973年中风病逝了。我现在在想，我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干活的人，比较忠厚老实，没有什么太多其他心思。另外他信佛教和儒教，他经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话。

陈：但应该是很精明的经营人。

胡：对，他能经营。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力量，但是他的人缘比较好。山东人闯关东有一个传统，就是某个人在一个地方站住脚了，很多亲戚朋友都投奔他来。所以很多我们家乡的人就奔着他来，他给安排吃住，还要帮助介绍工作等。

我母亲也是黄县人，生了我们兄妹三人，哥哥比我大六岁，妹妹比我小四岁。我六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我对她一直印象模糊，但是她断气时候的景象还能记起来。别人让我赶快喊她，她就能回来，我就喊，拼命喊，实际上都是封建迷信的那套东西。母亲去世两年后，我有了继母，也是山东黄县人。可以说，是这个继母抚养我长大的，我一直很尊敬她。她是1996年病逝的，活到86岁。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是73岁。

我自己的家庭情况很简单，老伴（王秀媛）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最早建馆的那一拨儿人。我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他们俩相差八岁。

一、我哥哥和另外几个学生跑了

胡：接下来讲讲我家庭当中的重大变故。

哈尔滨那个时候在日本统治下。所谓的“满洲国”，1933年“建国”，^①东北人都成了“满洲国”人了。我哥哥当时在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念书。伪满洲国的教育是这样的，小学六年，其中初小四年，高小两年，然后就进入中学。中学不分初中高中，就是叫“国民”高等学校，学制四年，出来以后再去什么大学。大概是1943年，我哥哥好像

^① 此处记忆有误，应该是1932年3月1日爱新觉罗·溥仪在日本军队支持下在东北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定“都”长春，改名为“新京”。

读到“国民”高等学校三年级，发生了一场“反满抗日”的政治事件，当时抓了很多，也死了一些人。

陈：是抓去残害死的？

胡：对。我哥哥就是其中一个。

陈：被抓的一个？

胡：他跑掉了。我哥哥在学校可能是比较不满意日本人的宣传教育，他是受一个老师的影响。他们可能要准备举行一些什么活动，有的学生叛变了，把其他人告发了，这就很惨。那个老师被日本人抓去了，审讯以后被装进麻袋沉到松花江里了。

我哥哥和另外几个学生就跑了，家里不知道。之前他跟家里说，假期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些活动，现在来说就是旅游，要到新京，就是长春，大概一个月、十天（左右）就回来了。但是后来怎么不回家呢？当时我们家很小，也就这屋一半大，住着三个孩子两个大人。我母亲有一个小的梳妆台，老式的，梳妆台上面有一格、两格、三格，下面有一个匣子，放化妆品。有一天她开这个抽屉，怎么也拉不开了。后来发现下面有一封信，顶在这儿了。打开一看（我妈也念过小学，认点字，但是写不了），越看越不对，然后就找我父亲。我哥哥在信上说：儿子在你们抚养下生长了十七春，现在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在你们身旁奉养你们了，再见什么的。另外说，把我母亲结婚时的戒指拿走了，（典）当了做路费。从此这人就消失了。

此后不久，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感觉不一样。哈尔滨的建筑跟俄罗斯风格结合，有一个俄罗斯式的大门洞，进去以后是院子，我们住的地方有几十户人家。一般我都是放学回家在门洞那儿玩一会儿，那天我到了门洞，发现没人了，小孩也没了。我就在门洞那玩，发现几个人总跟着我，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回家了。我们家住在那个老式房的二楼，进了二楼我就发现不对了，日本宪兵队把这里封起来了。再走到家门口，就像现在电影里一样，第一眼就看到日本宪兵队的军官坐在我们家的床上，军刀像这样（用手比划那个样子），我母亲在旁边站着，在哭。我想出什么事了？结果我被赶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日本宪兵队到我们家来找我哥哥，他们询问我父母，儿子上哪儿去了，但我父母确实不知道。从那以后，经常有人在我们家那个门洞晃来晃去。

陈：便衣？

胡：便衣。

陈：在您家时，宪兵队穿制服还是？

胡：军官是穿制服的，其他人有的穿有的不穿。从那之后我父亲定期

被传讯，开头是一个礼拜一次，后来两个礼拜一次，必须报告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人去了，儿子有什么消息，等等。

陈：对你父母没有动粗什么的？

胡：传讯时打过我父亲，在家里没有。没经历过那个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实际上日本宪兵队是主宰一切的，不需要经过伪满洲国政府，因为（我哥）这个事件性质是“反满抗日”。那时候“伪满”有一条罪叫“反满抗日罪”，这是要杀头的，属于政治犯，其他还有经济犯等。宪兵队一般是一杆儿到底的，传讯直接到宪兵队，那真是进去很难出来的地方。这样一来，我们家就门可罗雀了，没人敢来了，只有邻居，天天见面的。政治上的这种压迫啊……

陈：对您也有影响？心理上的影响。

胡：心理影响是很大的，每天放学回来我得到门洞看看是不是有人。我们家发生这么一个事件，带来一系列问题，一个是亲戚朋友不敢再来了，还有一个关系我们家经济生活的事情是，店的股东说不能让我父亲继续干了。

陈：你父亲失业了。

胡：再找工作，谁敢要啊！再加上儿子走了，心里也难过，又挨了打，受了惊吓，所以他就一病不起了。这是1943年，我记得好像是夏天，或者秋天，我才10岁。

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了，靠什么呢？靠典当。哈尔滨这个地方冬天冷，一般人都有皮衣，夏天把皮衣当进去，冬天再想办法赎出来，穿一冬，完了再当。当时家里把我母亲陪嫁的金银首饰统统拿去当了。那时很苦的。中国人在日本统治之下，最好的粮食给日本军队了，我们吃什么？高粱米，还是那种最次的、发了霉的，还有玉米面、橡子面。现在想起来我都感觉要反胃。这些东西还是配给的，排队买。我父亲病倒了，我母亲撑着这个家。小时候我就陪着母亲去当铺，她特别好，不让我进去，让我在门口等着。我这个继母真是不简单，她没孩子，把我们当成自己孩子，尤其对我妹妹，那简直视如己出，当年那么困难也不让我妹妹做什么活儿。

1944年是最困难的，我们家就很难生活下去了。没办法，我那时候在小学念书，利用暑假，跟着一群小伙伴们去卖瓜。松花江江北种瓜，有西瓜、香瓜。我们到江北把瓜贩来，然后在街头上卖，有时我妈帮着卖，维持点生活，不然怎么办啊。

陈：1944年您才11岁。

胡：在家里就是个强劳力了。冬天就更难过了，全家挤一块儿，真冷啊。听别人说，哈尔滨郊区有一个火力发电厂，给哈尔滨供电，那我们用不